

# 荆楚争雄记（2）

## 第一章 重会故人

公元前五一一年，周敬王九年。

吴王阖闾采取伍子胥和却桓度的提议，以「彼出则归，彼归则出」的战略，分师扰楚，使楚军疲於奔命。

公元前五一〇年，周敬王十年。

吴军攻楚之「夷」、「潜」、「六」叁城，楚军往救，吴军还。吴军又再攻「弦」，楚军往救，吴军又退。

公元前五〇九年，周敬王十一年。

吴军攻越，大败越师，使越人不得与楚联手，吴国至此再无後顾之忧，伍子胥和却桓度两人更是密锣紧鼓，计画大举攻楚，两国形势危急，大战一触即发。

这天却桓度在训练吴军的大校场上阅兵，吴兵车容整齐，进退井然有序，却桓度心内满意，想起自己由一个对兵法一无所知的人，摇身一变成为天下闻名的兵法大家，直为春梦一场。

却桓度吩咐手下继续练兵後，想返回将军府休息，刚走到校场的门口，一群人迎面而来，当中一人是夫概王，他身旁有位非常美丽的少女，一身武装，妩媚中带有英气，一对明眸闪烁着野性，大胆又充满了挑战。却桓度每次见夫概王，几乎部是在与吴王议事的场合下，像这样私下相见，还是破题儿第一次。

却桓度急忙避在一旁，躬身施礼，这夫概王为当朝贵胄，势力根深蒂固，即使阖闾经易也不愿惹他。

夫概王眼中寒芒电闪，扫视了却桓度几眼，却桓度感到皮肤如被电火炙过，暗惊此人果然不愧号称吴越第一高手，功力惊人。

夫概王阴沈地道：「孙将军兵法，天下皆知，未知剑法是否亦同样可观。」

他身旁众亲将一齐轻笑，显出极大嘲弄。

却桓度何等修养，毫不动气，答道：「小将自幼即好习将兵之术，专讲千军相对之道，两人争锋，却是疏忽得很。」这几句话守中常攻，暗示不屑私人争斗，只重视千军万马的攻守争雄。

一阵银铃般的笑声，出自那美丽的少女口中道：「孙将军此言差矣，若我现在提剑欲杀将军，未知你有何自保之道？」这几句话充满了挑战味道，完全不把却桓度放在眼内，众人又是一阵大笑。

却桓度身旁的几名亲兵面现愤慨，连忙围在他身前，显然真怕这小姐出手冒犯。

夫概王喝道：「舒雅不得无礼。孙将军请见谅，小女舒雅一向管教不严，故有此胡言乱语。」他表面上虽似责怪女儿，语气间却无半点怪罪之意。却桓度知道自己影响力日渐庞大，招来此人嫉忌，今日此来，正是试采自己的实学和反应。

却桓度道：「夫概王若无他事，小将便返家歇息，还请恕罪。」告了一个罪，率亲兵离去。

那少女的语声远远飘来道：「下次再见之时，小女子定要请教高明。」

又是一阵银铃般清脆的笑声。

却桓度回到府上，吴王有信使到访，原来晋国专使到来，要他出席今晚招待的国宴，却桓度略事梳洗，又匆匆往吴宫而去。

他的座驾马车在途中遇到伍子胥的马车，伍子胥请他过来坐上马车，一同赴会。

伍子胥道：「大王前日阅兵後，甚为满意。」

却桓度忙道：「这主要是伍将军一向训练有素，小将追随摩下而已！」

伍子胥对它的谦让颇为欣赏。话题一转，忽然问起今早校场的事情道：「听说适才夫概王与他女儿舒雅向你出言挑，你打算如何应付？」顿了一顿，见却桓度沈吟不语，如他为难之处，又道：「我也知道这事极难应付，除非由大王出面干预，这舒雅一向任性而行，尽管夫概王也无奈她何。她年华双十，但眼高於顶，贪她家世美貌来求亲的，都给她用剑赶走。」

这次她若要缠上你，的确令人头痛。」

却桓度道：「此女武技如何？」伍子胥苦笑道：「这才是真正令人头痛的地方，舒雅虽是女儿身，却是天资卓绝，尽得乃父真传，欠缺的只是经验火候。而且她手中宝剑献自越王，由大王赐赠，剑名『越女』，锋利之极，使她更是如虎添翼。」

却桓度道：「伍将军请放心，我自有应付之法。」他暗忖尽管以夫概王的绝世武技，也未必能胜我却桓度，区区利器死物，同足道哉！

伍子胥却以为却桓度为了安慰他而作出此言，提醒他道：「孙将军万勿以女子而轻忽视之，我看你精神气度，应是使剑好手，可是夫概王乃当今吴国第一高手，家传之学，绝对不能大意。」

却桓度不想再谈这个问题，问道：「不知今日晋国派来的专使是何人？」伍子胥说：「这人名叫巫臣，他原为楚国申地的大公，後来为了一名美姬，叛离楚国，现在颇得晋室信任。孙将军，有何不妥？」原来他见到却桓度脸色一变，这人一向泰山崩於前而色不变，这刻一闻巫臣之名，居然有如此反应，他那能不奇怪。

却桓度道：「我只是想起另一件事。」车子倏地停在吴宫正门前。却桓度暗叫侥幸，否则也不知如何砌词搪塞。

两人下车进宫，晚宴摆在吴宫的翔空殿内，吴王的座席高踞殿左，客席设於殿右，两边各有席位，出席的当然是吴国当朝的公卿大臣。殿心腾出大片空地，以供舞技杂耍等娱宾节目的进行。

两人早来了一点，只有大臣斗辛在殿内，跟着夫概王、白喜、子山和其他公卿陆续到来。

又待了一会，吴王陪着一高瘦威严的男子，步入殿内，殿里的乐工，连忙奏起丝竹管弦之乐，礼节周到。这等仪式，在鲁国是家常便饭，在这被视为蛮夷未开化的吴国来说，则是极事铺张，足见吴王阖闾对这次晋国来使的重视。

吴王一一为众人引见，到却桓度时，巫臣骤见却桓度，脸上难以掩饰地露出一丝惊忡。

但巫臣不愧经验老到，转瞬脸容即恢复如常，装作和却桓度首次相遇，说了一番客气话。众人都没有留心，只有伍子胥没有放过两人的神情，似乎动了疑心。他何等样人，先是却桓度闻巫臣名而色变，跟着巫臣见却桓度时，又有异容，那能不动疑念？

各人分宾主坐定，照例又是说番客气话，举杯祝贺，跟着闾闾进入正题道：「此次巫专使带来令吾国鼓舞的消息，晋国有意与我建立联盟，夹击大敌楚国，这对於阻遏楚国横行肆虐，功德无限。」众人立即响起一片道贺声音。

却桓度暗忖这必是巫臣游说之力，不要说晋国出兵相助，只要晋国能控制北方诸国，不插手於吴、楚之争，已是天大的喜讯。

巫臣一阵长笑道：「我国国君英明有为，以天下和平共存为己任，楚国一贯欺凌弱小，令尹囊瓦残暴好战，我国岂能不关心。」

闾闾道：「此次除了与晋国结成盟友外，巫专使特地从晋国带来了战车兵员，使我等能对中原上乘车战陆战之术，一开眼界。」

巫臣哈哈一笑道：「这真愧不敢当，只是希望在这交流下，两相参详，以增对付楚人的胜算。」巫臣原为楚人，这时的国家观念，并不强烈，反之家族的观念，血浓於水，远较国家为重，所以巫臣矢志灭楚，在当时是毫不稀奇。

巫臣跟着又道：「这次我受国君之命，在战车之外，特地从我国精选歌舞妓十人，来此献艺，请各位欣赏。」说完一拍手掌，殿後一片丝竹钟声，十名身材曼妙，声色俱全的美人，走进殿内载歌载舞，果然是千中挑一的美女。

却桓度估计这些美女气质高贵，想来都是中道破败的大官贵族的後人，被收作女奴，看来这次晋国，非常重视这次联盟。

歌舞完毕，美女轻快退出殿外，殿内的男子都泛起色授魂与的表情。美色的力量的确庞大，连闾闾也不例外。

巫臣道：「这批美女，精擅歌舞之道，对於私房侍奉，尤有专长，是此次我出使贵国的一份礼物，请大王笑纳。」

闾闾仰天一阵长笑，显然对这份厚礼欢畅非常，尤其听到这批美女精於床第之道，更是心花怒放，男人一谈到这类问题，距离立即缩短不小。

闾闾道谢过後，略一迟疑，将其中八人，分赠群臣，却桓度也分得一个。

却桓度心念电转，暗想这闾闾若能将十名美女一齐赠予手下，这等胸襟，足当天下霸主无疑。可是此刻既迟疑不舍，而闾闾自己又多占一名美女，异日遇上利欲引诱，难保便要坏事。这时他已给闾闾下了一个评价。

他望向伍子胥，虽获赠美女，却是毫无欢容，却桓度知他全心全意，放在报复楚国杀父杀兄之恨，其他一切，全不在乎。心中一动，想到这种完全被仇恨占据的情绪，也可以像色欲般使人疏忽其他。

晚宴继续举行不表。

宴会在子时初结束。

却桓度回到私邸，是丑时中。

刚步入大厅，手下亲信来报有远客在偏厅等候。

却桓度心中一动，连忙步入偏厅。

一健硕的男子卓立厅中，一面风霜，脸上有一道由眼下斜落至唇角的刀疤，见到却桓度，眼中露出激动的神色，泪花隐现。

却桓度挥退左右手下。

那人噗的一声，跪了下来。

却桓度慌忙扶起道：「现在时势不同，本长你不须如此。」原来竟是最

初护送却桓度逃出却氏山城，後因躲避敌人追杀而分手的卓本长。

卓木长是应召而来的，但两人这次相见，恍如隔世。

卓本长道：「主公！」他仍然在非常激动的情绪里，反而不知从何说起。

却桓度非常了解他的感受，想起不知不觉，两人分开了差不多五年有多。为了缓和卓木长的情绪，却桓度淡淡问道：「现下各人境况如何？」那时随他们一齐逃出求生的，几近百人，他们现在情况如何，自然是这身为他们主公的却桓度最关心的问题。

卓本长脸容一整，情绪渐渐平复，他也是精明冷静的人，只是刚才乍见却桓度，又一直以为他已死去，才如此激动。

卓木长道：「当日我们分散逃走，遵照主公的吩咐，在各地隐姓埋名，从事各种行业的发展，不少人已变成行业里的出色人物。想不到我却氏不单兵法行，从商也行。」说到这里，微微一笑。

卓本长续道：「我逃在铜绿山，在那里从事亦金的开采，亦卓有成就。」

却桓度微微笑道：「一向都知你算盘厉害，若说你从商不赚钱，我第一个人不相信。」

卓木长道：「我待形势安定下来，便利用却氏独有的手法，联络各人，因为怕被中行识破，所以全部使用新的联系方法，终於找上五十二人。主公！有一件事我一定要让你知道，就是这五十二人里，没有一个人不在这五年中刻苦练剑，等待你回来带我们复仇。」

却桓度心下感动，暗忖这批人均是却氏精锐，且正值盛年，如果能痛下苦功，这批子弟兵的力量，真是庞人惊人。这便是自己的班底。

卓木长的语声继续传入耳内道：「大家都是有心人，所以这五十二人之中，有部分人更控制了一些地方的帮会和势力。况且我却氏数百年基业，势力深入楚国各地，我又由各地密召集和我们有亲密关系的壮丁，在铜绿山集中训练，现在可动用的人手，足有五百之众。」

却桓度击节赞赏道：「本长，你这样一来，省却我很多无谓工夫。现在吴、楚大战一触即发，我一定要有可以信任的人手，在大战前完成两个任务。」说到这里顿了一顿，陷入了沈思里。

卓本长打量这位自幼一同长大的主公，俊伟的面庞，威四射，深具大将主帅的气度，心下欣慰。

却桓度抬头望向草本长，眼中寒芒闪动，道：「有两个人，我一定要在吴、楚决战前先行宰掉。」

卓木长眼中闪过仇恨的光芒道：「其中一个必是中行，这叛徒我一直在密访寻他的行踪，据最新的消息：这贼子应在长城附近的泌阳，第二个人还请主公赐知。」

却桓度道：「第二个人就是襄老。」

卓本长全身一震，襄老名动楚域，杀人无数，虽被千千万万人恨之刺骨，仇家遍地，却仍然屹立不倒，这人的可怕，可想而知。

却桓度道：「这两人我必须尽速解决，你派出手下各人，把他们的行踪，钜细无遗地告诉我，让我潜入楚境，手刃此两人。」

他说话充满自信和威严，草本长虽想出言劝阻，话到口边，始终说不出来。

却桓度如何不知潜入楚境的凶险，但如果将来对垒沙场，被这两人识破自己的身世。那时後果就不堪设想了。所以这次特别密遣亲信潜入楚地，

通过一年来种种联络手法，才找上卓本长。

两人一番相让，密定来日计策，直到天亮，卓本长才匆匆离去。

却桓度待卓本长走后，精神兴奋，睡意全无，信步踏出宅门，沿着外面的大路，随意走着。

晨光熹微，道上行人稀少。

就在这时，背後响起一裤蹄声。

却桓度心中一动，知道麻烦来了。

原来蹄声响起时，是在身後二十丈处，来人应是在该处策骑等待，见却桓度出来，才飞骑追至。

其次这追骑一路加速，却桓度估计，当追骑来至身後时，刚好是这匹马最高峰的速度。

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在如雷的奔马声中，隐隐传来金属在空中颤动的声音，却桓度高度灵敏的听觉告诉他，骑者手中持着的，应该是长戈或长戟那一类攻坚的硬兵器，而且一定是高举马前，斜指半空，才会发出这样奇怪的异响。

却桓度步速不增不减，依然悠闲地向前缓步前行。

追骑迅速接近。

十丈、九丈、八丈……却桓度看见迎面来的行人，眼中现出恐惧的光芒，纷纷躲到一旁。

背後金属颤动的异响，忽地消去。转变为破空的响声。这等转变极为含蓄微妙，只有像却桓度这种受到家传「守心」之术训练的高手，才可以感应得到。

却桓度微微一笑，这响声的转变，表示敌人的矛尖，从斜指变成平指，直向他却桓度的背脊刺来。

六丈、五丈、叁丈……却桓度心中一尘不染，整副精神集中在背後的追骑上，他虽然从没有反首回顾，但背後每一下马蹄声、矛尖每一下颤动声，都是了然在胸，钜细无漏。

二丈、一丈……急骑带起的劲风，吹得却桓度全身衣衫扬起。

後面横空一声怒喝，金属破风之声大作，敌人手中利器，迅若急雷地直往自己背後刺来。

却桓度感到敌人利器的劲风破体而至，无论在手劲、角度、位置的拿捏，都当得上好手之列。

却桓度一言不发，身形一闪，长戈已给他夹在肋下，掠向一旁。

健马擦身飞过，那骑士也是了得，危急间松开持戈的双手，打了一个仰，又坐直身形，没有给却桓度拖落马下，但已是狼狈不堪。

那人直掠出去，边走边嚷道：「我是代舒雅小姐教训你的。」语声随着远去，人骑只剩下一点影子。

却桓度啼笑皆非，这等初生之犊，自己若非不想招惹事端，即使来上百个，也早命丧黄泉，还要这样大言不惭。

取下左肋夹着的长戈一看，上面铸了个宁字，心中迅速想起白喜手下大将宁重谋，不知这年轻小伙子和他有何关系。

这时手下几个亲随气急败坏地赶了上来，连连请罪。

其中一个亲随道：「这是宁重谋的叁公子宁声，是夫概王女儿舒雅的追求者之一。」

却桓度恍然大悟，心想这舒雅纠缠不清，令人头痛。兼且夫概王在吴国另成一股势力，只要吴王阖闾稍有失着，便会取而代之，自己夹处其中，情形危险复杂。

## 第二章 名剑越女

当日下午，春阳高挂。

在吴国都城的大校场上，集中了吴国的文武重臣，自阖闾而下，全部到齐。

校场边搭了一个高台，阖闾、夫概王、白喜、伍子胥、却桓度冒充的孙武等，一齐伴着晋国来的专使巫臣和其他一众武将文臣百余人，在高台上排列坐好，观览校场下正要进行的晋国车战示范。

校场四边围满了吴兵，虽然有上万兵员，却是鸦雀无声，显示出精良的训练一阵马蹄声和车轮声，从校场东面的入口响起，一队战车冲出，井然有序，转眼在大校场空地的东面打横一字排开，共有七乘。

这些战车每乘都以四匹披甲的战马拉动，独辕，两轮，方形车舆，长谷，宽约十尺。

每乘车上有叁人，主要的战士站在左面、全身甲冑，以皮革为主，再缀以青铜护器，手执长达丈八的钩戟，地位较次的战士居右，两个战士中间的是御手，负责驾御战车。

战车上除了甲盾外，还有中间横悬的战鼓，随风飘扬的战旗则斜挂在车尾，有轴的顶端安有尖刺，大大增强了杀敌的能力。

七乘战车在校场上列出阵形，好不威风。

吴国一向多湖和沼泽，对车战运用可说一窍不通，见到这样的架势和装备，均觉心颤神荡。

巫臣环顾吴国君臣，见到除了阖闾、伍子胥和却桓度等有限几人外，余人显然都为战车的气势所慑，心下大感满意，向阖闾道：「大王、此次小臣来此目的，是希望能把北方车战之术的精华引进贵国，以能发扬光大，在战场上一杀楚人的威风。」

阖闾呵呵一笑道：「贵国好意，本王怎会不知，还望巫专使详细介绍，令我等野外之民一开眼界。」

巫臣微笑道：「在他们示范不同的车战技术前，我首先要约略述说一下这种战术的大概。战车是平原会战的无敌武器，机动性大而灵活，战斗的过程，主要是分远射、错谷格斗两个部分，通常都是以一线横列作战，就像现下的阵势。」

说到这里，忽地一声暴喝。

校场上七辆战车上的战鼓一齐响起，七名御者扬声大喝，七乘战车一排冲出，车轮和校场的沙石摩擦，发出吱吱的声音，尘土扬上天空，冲到看台前。

战车上的武士手中的丈八钩戟，一齐向前急刺几下，煞是好看。

战士们战鼓声里，运气扬声，便像千军万马纵横杀，使人热血沸腾。

铜戟在阳光下闪烁生辉，观者几不能睁目。

晋国车战之术，果然不同凡响，难怪能与楚国分庭抗礼，平分春色。

夫概王双目闪着兴奋的光芒，道：「巫专使，贵国车战的确高明，我国若能学上一二，那还怕楚国不低头。」

巫臣仰天大笑，意气风发。

其他吴国大臣纷纷点头，只有却桓度和伍子胥默然不语，毫无赞同的神色。

这时战车越过看台，到了校场的另一边，又转了回来。

七车二十八匹马，踢起满场尘土。

全场响起一阵阵惊叹的声音。

众人纷纷向巫臣发问，由战车的制造到战士的训练，无不在询问的范围内，夫概王更是发问最多的一个，显示了各人的浓烈兴趣。

反而却桓度这兵法大家，微笑不语，只像是个陪客，不时和其他文臣闲聊。

吴王阖闾看在眼里，心中一动，也不言语。

白喜走近却桓度身旁道：「孙将军，今晚由夫概王亲自宴请巫专使，我俩身为陪客，最好早一点到达。」

却桓度道：「这个当然。」

白喜道：「横竖顺路，不如我的座驾经过孙将军的府上时，和将军一同赴会，岂不有伴。」

却桓度怔了一怔，白喜与夫概王一向合得来，和伍子胥则不大和睦，这次相邀同往赴会，看来也不会是什麽好事。况且今晚夏姬必会出席，到时也不知是什麽一番局面，再加上夫概王的美丽刁蛮女儿舒雅，却桓度一想起顿时头也大了好几倍。

他想了想，口上连忙应道：「能得白将军作伴，那就最好不过了。」

白喜欣然而去。

阖闾这时走到却桓度身边，低声道：「孙卿似乎对这战车另有看法，木王说得对不对？」却桓度连忙恭身道：「小将岂能瞒过大王法眼，不过这时并不适合谈这方面的问题，小将和伍将军近年来锐意在武器和战术上加以改革和发展，大王若能抽空，请随时审核。」

阖闾双目精光一闪道：「就明天如何？」却桓度道：「谨遵王命。」

两人相视大笑起来。

却桓度知道最重要的时刻将要来临，若能在明天令阖闾对他们训练的战阵武器生出信心，才可使这雄心勃勃的吴王敢向称强天下的楚国挑战。

即将来临的困难，却是这麽多和不易解决，包括了私人恩怨、儿女之情、权力之争和战场上的生死胜败。

黄昏时分，白喜果然驱车前来和却桓度齐赴由夫概王作东道主，宴请晋国来使巫臣的晚宴。

这个宴会有却桓度最想见但又是最不欲见的绝代尤物夏姬。

自从长江一别，却桓度一直将此梦萦魂牵的美女，埋藏心底，这刻再要相见，却须视同陌路，令人心碎。

还有那既刁蛮又动人的夫舒雅，不知又会弄些什麽把戏。

刚好这时白喜望向车外，欣赏风景的眼光收了回来，注视却桓度道：「孙将军，听说你每天清晨都起来练剑，想必是此道高手。」

却桓度心下一震，暗忖自己练武之事极端密，这白喜居然随口道来，自然含有警告自己他的耳目灵通，不知自己的事他还知晓多少？口中若无其事的答道：「小将自幼身体多病，所以遵照先严吩咐，每天早起舒展一下筋骨，那当得起练剑两字。」

白喜莫测高深地一笑，不再追问。

一时间两人沈默了一会，好在白喜态度从容，二人间的气氛相当轻松。

却桓度心想自从得到孙武的十叁篇兵法後，这几年一直致力於把兵法融入剑术内，最明显的变化，就是精神愈趋内藏不露，所以连伍子胥这武学的大行家，亦当自己是普通好手，为舒雅向自己挑而担心，估量白喜虽然知他每天练剑，也不放在心上心下稍安。

白喜话题一转，谈起巫臣来，道：「这次若能藉着这个机会尽得晋国车战奇技，吴国之兴，应该是指日可待。」

却桓度微微一笑，并不答话。

白喜神色怪异，问道：「孙将军难道不认为晋国车战之术，足可与楚国分庭抗礼吗？」却桓度正容道：「恰恰相反，我认为晋国车战之技，比之楚国，只高不低。」

白喜道：「若是如此，为什麼你今天在校场检阅晋军的操演时，似乎毫不感兴趣？」却桓度心想这才是你要问的问题。今日自己的态度，当然瞒不过这经验老到的白喜。

却桓度答道：「楚国国力十倍於我，在车战上有极优良的传统，如果以车战对车战，不啻以己之短，对别人之长。况且一辆战车的制造，耗时良久，动辄要多月的时间，方今我国国势大盛，若不能把握时机！实令人扼腕长叹。」顿了一顿又道：「战车沈重笨拙，只适合驰骋平原荒野之地，兼且转动不便，在多湖泊沼泽丛林之处，等同废物。况且驾御极端困难，轮大輿短，转动不灵活，又是单辕；而用缚在衡上的轭驾马，全靠马来控制四匹奔马，只是「御者」的训练，便不是一蹴可就的事，如何可与有数百年传统的楚国在这方面争雄？」白喜一时沈吟不语。

却桓度不期然有点欣赏此人。他虽然一向和夫概王结成阵线，却绝非只争意气之徒，若他身形雄伟，面相非凡，亦令他惺惺相惜。

白喜抬头道：「然则孙将军又有何制胜之道？」却桓度刚要回答，马车倏然而止。原来到了夫概王的府第。

两人停止对话，一同下车。

踏出车门，却桓度眼前一亮。

夫概王府远在北郊，却桓度忙於练兵，还是第一次来此。以往多次经过，都是在高档外远远观看，这样身在其中，当然又是另一番光景。

王府依山建成，面积广阔，有内外两道城垣，团团围住。

外城墙的四角，建有钟鼓楼，每个高达六丈，监视着城外每一个方向。

城墙厚达一丈，可供骏马住城墙上驰骋。

却桓度暗忖：只是这王府的建设，便可以推断夫概王野心不小，这人手手下家将多达五千之众，占了吴国总兵力一成有多。这王府又凭险而，易守难攻，异日必为吴王阖闾的心腹大患。

进入内城墙後，一道近百级的石阶冲空而起，直伸往山腰的王府主宅。位在整个建群的中央，是一座建造於两文的高台上的建物，由前、中、後叁座宫殿组成。

王府前又有门殿数座，左右楼亭隐隐，气象万千。

却桓度心内赞叹，这样的建，尽管齐、楚诸地素以文明见称的国家，也属罕见，这夫概王绝不能轻忽视之。

日落西斜，王府左侧的天际万道红霞，把夫概王府衬托得如神仙宅第。不知为什麼，却桓度忽然想起找自己麻烦的舒雅。

怕只有这样的地方，才配得上这样秀美娇灵、武艺出众的美女。

却桓度和白喜两人，在四个侍卫引导下，缓缓踏上直通王府大门的石阶。

忽地一阵马蹄声从左侧传来，以极高的速度，直向两人立身处奔来。

两人自然回首侧望。

数骑从王府侧的树林奔来，当先一名女子，全身紧裹在银光闪闪的武士服内，英气迫人里带着无限妩媚，不是夫概王的掌上明珠舒雅还有谁？

背後是四名年轻俊伟的男子，当日早上从背後袭击却桓度被夺去长戈的宁声，赫然在内。

众骑士背上都挂着长弓箭筒，一看便知是狩猎归来。

舒雅领着众人奔到却、白两人身前丈许，才蓦地一抽马，整只骏马人立而起，示威似地作两人面前立定。

後面数骑亦立时显示出御者的精湛技术，同将急奔的健马勒定，一阵马嘶和喷气的声音，颇具威势。

舒雅一阵娇笑，雪白的俏脸掠过得意之色。伸手一拍背後，原来马股上缚了一只中箭的黄鼠狼，向白喜道：「白将军，你看舒雅的收获。」她眼尾也不望向却桓度，像是他并不存在那样。

白喜大笑道：「恭喜小姐的箭术更上一层楼，这一箭刚好透颈穿过，吴国箭术之精，除了夫概王外，当数你了。」

舒雅又是一阵娇笑，像朵盛放的鲜花，她身旁的其他男子，无不看得发呆。

舒雅精灵的目光，一溜转到却桓度身上道：「原来是这位只懂兵法却不懂自保的大将军，今天肯驾临寒舍，真是令蓬荜生辉。」语气充满讥嘲。

她身旁的男子发出笑声，唯有那宁声笑得很是勉强。

却桓度岂会和她一般见识，淡淡一笑，不置可否。

白喜望向却桓度，做个无可奈何的表情，表示他拿这个刁蛮公主没办法。

却桓度心下暗赞白喜一声，白喜这表情胜过千古万语，既不会触怒舒雅，亦使他却桓度难以发作，不禁对他作出更高的估计。

舒雅被却桓度从容自若的神情激起怒火，面容一沈道：「孙将军，你若非整日只顾着讲千军制胜之道，就不至於今早无能自保了。」

却桓度一愕，旋又释然。

原来他看到宁声面容尴尬，垂首不语。恍然明白宁声为了在舒雅面前保存颜曲，将今早的事情扭曲，指败为胜。

白喜眉头一皱，觉得舒雅言与过重，正要发言。

却桓度一伸手，阻止白喜为他出头道：「夫小姐名震男方，未将技低位微，何能自保。」他的口气似乎谦逊，神态上却是毫不在乎，把正要发作的舒雅弄得苦无藉口。

舒雅眉头皱了起来，黑黝黝的大眼睛在俏面上转了两转，忽地一抽马

头，两条修长的大腿一夹马腹，骏马一声急嘶，放开四蹄笔直的朝却桓度冲来，一把锋芒四射的长剑，握在手中。

却桓度精神集中在她手上的长剑，这就是著名的「越女剑」。据说出於越国铸剑大师欧冶子的妙手，精铁打成，更胜他以前得自父亲的铜剑「铜龙」。

「越女剑」破空画出一道美丽的弧线，随着骏马冲近，向却桓度面门刺来。

这一剑来势凶猛，但在却桓度眼中，却知道舒雅留有馀力，非是要一剑将自己干掉，当然他也可以排除夫概王藉着女儿把自己宰了的可能性，事後只要夫概王亲自请罪，吴王也莫奈他何。

他可以诈作惊怕，例如滚下台阶避过，但只要这是传了出去，必然大损自己在军内建立的威信，目下唯有押他一注。

却桓度卓立不动，眼前寒芒一闪，长剑在眼前一寸滑开，健马在身边擦过，驮着舒雅奔上台阶。

舒雅的声音远远传来道：「孙将军若要求自保之数，可拜我为师。」连人带马，冲入了大门内。

却桓度环顾众人，看到白喜面上一丝惊容，刚正逝去。心下一凛，知道高明的白喜看出了自己惊人的眼力和胆量。

其他一众青年面上现出了尊敬的神色。

### 第三章 王府夜筵

白喜和郤桓度并排而上。

还未步上大门前的平台，夫概王迎了出来。

桓度心下恍然，知道这次白喜约自己早来一步，内中实有别情，看来这次夫概王是要争取自己加入他的阵营，进而推之，这人应当有着取吴王阖闾而代之的野心。

夫概王一点也不提舒雅，客气几句，领着桓度去参观他庞大的府第，白喜告个罪，不知转到那裏去了。剩下、夫两人，在几个亲兵护卫下，四处漫步。

夫概王态度谦恭平和，一反平日的狂傲，引郤桓度并肩走进大殿东面的长廊，边走边道：「孙将军还是第一次来本王处，一定要参观武藏室。」他说话威猛沉雄，令人生出屈服相从的意向，正是天生的领袖之材，难怪能在阖闾之外，成为第二号强人。

长廊和另一座偏殿相连，两人在长廊并肩走着，在大阳的馀晖下，两旁殿宇楼台，美不胜收。

来到偏殿的门前，四名赤肩穿着护胸铠甲的力士，分立两边。

桓度眼光何等高明，看到这四人全身体态匀称，气势强凝，心下一凛。原来普通人是右手或右脚较粗壮，又或反过来左大於右，即是说一定有某部分是比较有力和灵敏，但若是像桓度这个级数的高手，全身无一不是最强和最灵活的武器，就会发展均匀，可以应付任何角度的突袭和进攻。因此当桓度骤见这四人，便从他们的身型气度上，观察出这四名赤膊力士，都是可被

选入特级高千的行列。

桓度面上神色不变，掩饰了内心的震动，以免夫概王察觉出自己眼力锐利，从而推测出他的成就。

桓度尤其震惊的是，从未曾听过伍止胥或任何自己的手下提起过这样的四个人。因为这样的高手，能有一个，也足以造成声势，成为吴国著名人物，现在一下子出现了四个，依然不为人知，这大概王的真正实力确是令人震撼；更为可怕的是，他表面的粗豪狂妄，看来是一层烟幕，使阖闾等不存戒心。照这四个高手的深藏不露来说，显然是应该对他另作估计了。

可以说是夫概王低估了桓度，如果他知道桓度能从这些许的迹象，推断出这个结论，心中必然後悔。

夫概王也不见有任何指令，最近殿门的力士倏地推开两扇以铜片嵌成一个兽头的巨大木门。

在力士的推动下，大木门轻若无物，桓度却知道，每扇木门最少需要百斤之力，才可以推动，这种举重若轻，才是难得。

大门推开，殿内灯大通明。

桓度心忖这次参观「武藏室」，是针对自己的一次安排，以他估计，他桓度成为了夫概王一是招揽、一是消灭的一个人物。这当然是他在吴国的表现，对他夫概王造成威胁的力量，断不能容他站在阖闾那一条阵线，所以这次的交手，非常重要。

他如果不能让夫概王对他不起排斥之心，往後的日子，便会变成和夫概王的明争暗斗。

兼且这夫概王实力庞大，连吴王可能也会因为不想吴国内战而宁愿牺牲他桓度，那就是桓度最不想见到的局面了。

大殿内明如白昼，摆着一列一列的兵器架，使人仿似进入了一座兵器的森林内。

其中一个角落放置了几辆战车，更使人见而神往。

夫概王带桓度在兵器架林内穿插慢步。

夫概王随手取起一个铜铸的胄，这种青铜铸成的护体器物，是当时的极品，一般将士，只穿皮革制成的甲，能在重要部位加嵌铜片，已是很了不起，铜胄只有君王大公方可拥有。

夫概王拿起这护着头脸的铜胄，其正中处有一条纵切的脊棱，把全胄均匀地分左右两个部分，胄面上的纹饰，就是以这条脊中线向左右对称展开，组成一个大的兽面，还有两支上翘的尖角，在相当於兽嘴的地方，露出了战上的面孔，形状威武。

夫概王一边解说铜胄的好处，一边述说铜胄的来历，桓度却是一边心惊，这「武藏室」内由一刀一戟，至弓箭甲，无一不是精品，夫概王的收藏魄力和支持这庞大收藏的实力，正是要向自己示威。

夫概王神态轻松，转到另一角落，随手取下一把长弓道：「这把长弓的制做时间头尾横跨四个年头，是以柘木、牛角、再以胶、筋、丝、漆等合制而成。要将这些材料合制成弓，因为不同的工序需要不同的季节来进行，例如冬天取木，春天取角夏天冶筋，秋天才把它合并合，再经历冬天的寒气，到春天再被弦，丝毫不苟。」

桓度暗赞夫概王在这方面的认识，他是大行家，闻言便知夫概王内行。

桓度取下一支长箭，细心观察箭镞的式样，看见镞头抛弃了用的扁体

形态，改用叁棱锥体，由以往两翼侧刀前聚成锋改成叁棱约叁条凸起的棱刃前聚成锋，既增强了穿透力又加强了杀伤力。

桓度心想：优良的战术固然重要，但精良的武器亦起着决定性作用，随着申战的日益发展和战争规模的逐渐扩大，防护装备也进一步完善，使甲冑的制造日益牢固，防卫的部位更周密完备，故迫切地需要更为锐利而穿透力更强的箭镞，桓度手中长箭，正是这颇应连而生的产品。

桓度淡淡道：「这武库吕称天下之冠，但若不得其用，亦等同废物，夫概王以如何？」

夫概王双目直视桓度，如老鹰般看望自己的猎物。

桓度一双虎目寒芒暴闪，毫不退避地向他同视，他知道今次若不能争取此人对他的信任和尊敬，他日行军调将，将会有很大障碍，很可能因而招致败绩。

两人的眼神，等同利刃，在空间交击。

雄狮一样威猛的夫概王道：「孙将军胆识过人，本王佩服。」

桓度听出夫概王的说话后面另含深意，登时醒悟到刚才舒雅并非是无意遇上，而是专志试探自己的深浅。幸好他以过人的胆力，赢得高深莫测的形象。

桓度伸大一阵大笑，豪迈不羁。

夫概王为之错愕，一向定温文的桓度，忽然露出这样豪雄的神态，令他大感意外。

桓度知道自己这一着奇兵争回了主动的形势，连忙乘胜追击，通：「要在千军万马中，保持冰心一片，才是克胜之道，其他何足言勇。」这几句话说得非常凌厉，人示他度尽管面对千军万马，也如高山似的不能动摇，何况只是舒雅的一把「越女剑」。

夫概王一时哑口无言。

其实桓度正向夫概王施展攻心之术，往他心中便下自己的威武形象，当然若非他适才表现了过人的胆识，这几句话会没有半点用处。

夫概王知道不能在这方面向桓度施压力，转口说：「古语有云，良禽择木而栖，良将选明主而事，当今天下群雄并列，晋、齐、秦、楚均为雄霸，吴国地僻人稀，偏处南方，孙将军兵法大家，天下知名，为何偏要投靠於我？」这几句话非常厉害，一个对答不好，对他今後在吴国的发展将有很大的影响。

桓度不禁对这吴国的第二号头头另眼相看，他看来表面粗豪，却是具有机心，智勇双全。

桓度淡淡一笑，回复到从容谦让的神态，一方面是见好就收，另一方面亦是要夫概王捉摸不着他的心意，道：「我孙武一生致力於兵法之道，深信最好的理论，必须身体力行，用之於实战上，始能如其真伪，这是我一生最大的理想和愿望。」说到这里，两眼忽地射出神光，像两文利箭一样，从夫概王的眼睛透射进他心内。

夫概王神色一变，显然被桓度突如其来的眼神所慑。邨桓度虚虚实实，忽软忽使，使他无从捉摸。

桓度眼中神光忽又消去，抬头仰视似乎陷进深思里，好一会才继续说：「晋、秦诸国沈迷车战之术，积习难返，绝难接受我新创的战术，只有吴国一向以步兵骑兵为主，若能用我之道练习针对车战的最新战术，必能称雄天下，这便是我的心愿，也是我甘心事吴的原因。」

」这番话说得夫概王连连点头，深合他要称雄天下的野心，兼且桓度暗中点出他不理吴国谁人当权，只要能让他一展所长，他自会甘心从之，这几句话正说到他心坎裏。

夫概王呵呵一笑，甚为满意，两人的距离拉近不少。

这时有亲卫来报，巫臣的马车刚进入王府的外门。

夫概王不再迟疑，率领桓度一齐出迎。

在大门外除了白喜外，还有伍子胥和一众大臣，此次夫概王是东道主，吴王间自然不便前来。

伍子胥向桓度打个眼色，表示他己知道夫概王请他早来之事。

桓度知道他信任自己，便不作表示。

台阶下一队人缓步而上，巫臣一马当先，身边的人儿婀娜多姿，风华绝代，正是那一代尤物、自己梦萦魂牵的美女夏姬，心中不由一紧。

巫、夏两人背後跟了十来个身穿晋服的武士，桓度一个也不认识，知道这是巫臣的特别安排，把认识他桓度的手下，特地没有带来。

桓度听到身後的白喜低声道：「那穿黄人的是闪电矛夏信，穿自大的是快刀捷了，这两人都是晋关的着名高手。」桓度心下恍然，看来定次聚会，还含有比较吴、晋两国武技的作用。这等比武，很容易演变成意气之手，不知巫臣如何应付。

巫臣等很快和走下石阶迎接的夫概王相遇，一边谈笑，一边向上走来。

桓度身旁一阵香风，原来舒雅亦走了出来。她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正在走上来的夏姬，桓度不由暗笑女孩子自然难免有争妍斗丽的心态。

这个角度刚好看到舒雅的侧面，纤巧的鼻子恰到好处的耸起，便她的轮廓既有性格而又巧俏，长长睫毛下，乌亮的眼睛，比之夏姬的风韵迷人，是另一刚健明媚，各胜擅长。桓度心想若能把这样骄横的美女驯服，应是男性的一大快事。

舒雅对桓度的盯视，止即起了感应，小嘴不屑地一撇，走远了几步。

桓度心下有些许被伤害的感觉，幸而刚好巫臣和夫概王走了上来，巫臣正向各人引见夏姬，很快要轮到他了，急忙将舒雅置之脑後，应付即将来临的局面。

巫臣和夏姬转到桓度面前，不知是否神经过敏，桓度感到有两对锐利的目光，正在很仔细地观察着他和夏姬的神态。

一对眼睛是巫臣，这是很可以理解的，因为那次救美之後，夏姬神态奇怪，自然令巫臣心下怀疑。当时虽将他瞞过，但总有点蛛丝马迹，使巫臣心难释然，不肯放过任何探查的机会。

另一对利眼竟然来自身旁的伍子胥，这就令他大感不解。

无论这两人中任何一人，如果自己和夏姬的关系被其揭开，都会惹来杀身之祸。

夏姬悄然立在他眼前触手可及的距离，却似远隔在万水千山之外。他鼻孔傅进夏姬熟悉的体香，勾起往巫臣船内和这美女颠鸾倒凤的回忆，面上却要升起陌路不相识的初遇表情。

巫臣的语音似乎在很遥远的地方来道：「夫人！这位是以兵法着称的当代大家，孙武将军。」

夏姬抬起俏面，她清澈的大眼睛，一点不见异样，深深向桓度一福。

见到夏姬神态毫无破绽，桓度把提到平空的心放了下来。急忙装作回

礼，低下头来，顺便减短两人目光相接的时间，忽地发现一个景象，令他几乎魂飞魄散。

原来他目光下射，看见夏姬的左手紧抓成拳，轻轻颤动，这个角度，位於夏姬右侧的巫臣，刚好看不见，但能否避过伍子胥的目光，就是五五之数了。

这时他已不能计较，心中起了一片怜惜，夏姬的痛苦，使她需要用上极大的自制。见面礼罢，在夫概王引领下，一众走进正殿。殿内的客席设在南方，上而设作北方，其他的席位，沿着东面两方摆设，空出殿心大片的空地。

众人面向殿心坐下。

一队乐队鱼贯走进殿中，面向巫臣和夏姬的客席，奏起乐来。

这队乐队有十人，分作两列，作跪状，身穿银灰色窄袖长衣，头戴黄色帽巾。

左起第一人是指挥，双手挥舞鼓杖，敲击鼓面。後面四人吹着笙箫等各乐器，其他五人，有人侧身弹瑟，有的在拍手唱歌，一时殿内充满欢乐的气氛。

桓度一边装作留心欣赏，一边目光四处巡游，见到随巫臣来的晋国高手都坐在对面东边的几个席位，那闪电矛夏信和快刀捷难两人，面无表情，难知喜怒。舒雅和白喜一席，她的目光不时望向夏姬，好像天下竟有这样的美女，以致心生不忿。

事实上不止舒雅，殿内包括夫概王在内，大部分时间眼光往夏姬游弋，夏姬一举一动，都是令人难以收回目光。

乐队演奏完毕，夫概王举杯劝饮。

酒过一巡，大概王道：「巫专使这次前来，展示车战之术，令我吴人大开眼界，人闻晋国武风别盛，名家辈出，令人深向往。」

巫臣仰天大笑道：「夫概王身为南方第一高手，若谈武技，我等是班门弄斧，贻笑大家，还是藏拙好了。」

白喜插嘴道：「巫专使太谦让了，大家交换一下心得，应是天大美事。」

常时武风极盛，宴会巾舞剑比试，几乎是例行节目，不过两国外交的宴会，牵连会比较复杂点吧了。

伍子胥笑道：「巫专使这次下惜千里来此，如果不给我们一开眼界，太可惜了！」连伍子胥也附和，众大臣立即一齐起哄，纷议比武的方法。

桓度知道伍子胥为人隐重，每一行动都有深意，此次可能是与巫臣合谋，利用晋人的力量，一杀夫概王的威风。不知夫概王会否动用他的神高手，若是如此，恐怕巫臣和伍子胥不能讨好。

伍子胥和巫臣以往同属楚臣，相识已久，巫臣此次来吴，正由伍子胥穿针引线，桓度推测两人合谋，是符合情理的推断。

白喜一名手下走到殿心，桓度认得这人是以前长戟着名的吴国高手万踪。心想夫概王这方一出场便是最著名的好手，显然志在必胜。这时形势复杂，可能使变成几方面势力的倾轧。

吴方高手万踪走到殿心，拱手向巫臣施礼，大声迫：「白将军手下参将万踪，愿向专使请战夏信老师。」全场一阵骚动。万踪一止来便挑战晋方在场的最顶尖高干，常然是希望以一两场比武来定下胜负。万踪和夏信使的一是长戟一是长矛，都是远距离的格斗兵器。

万踪语气中透出强烈自信，那夏信反而神色不动，静待巫臣的指示。

桓度推断万踪对这一战无甚把握，所以反而要强迫自己生起强大的信心，才不致因怯战致气势减弱，招致败绩。

夏信为北方霸主晋国的有数高手，称雄中原，难怪吴方高手被其盛名所慑。这夏信最著名一战，是与楚国费无极的一次比武，当时夏信虽然落了下风，仍能全身而退，使他占传天下。

另一方面桓度有点失望，这万踪一出，摆明夫概王不龠动用他那四名神高手。使他下能多得点有关这四名高手的资料。

巫臣呵呵一笑道：「万参将长戟四十八法，闻名久矣，夏信你好好领教高明，但须谨记晋、吴两国，现为兄弟之邦，点到即上，以切磋为大前提。」

夏信长身起立，离座走往殿心，拱手向夫概王施礼後，一语不发，神情倨傲，显然不把一向僻处南力的吴国高千放在眼中。

夫概王日中寒芒一闪，似动了气。旋即笑容又浮上脸上。

这时双方都有随从走下场来，两人穿上铜胄和护着壶要部位的铠甲。

夏信的头胄是虎头纹饰，万踪的是一只似狮非狮的怪兽，两人身上的披甲都是以铜片穿缀而成，甲裙直幅下垂，刚好护着下阴，转动灵活，外形威猛，杀气腾腾。

又有人取出两人兵器，夏信持的当然是他的著名长矛，万踪则拿长戟。

一阵钟鼓在夫概王席後响起。

夏信手中长矛忽地弹上半空，化出万道子影，虎虎生风，大殿上空满是寒芒，光耀眼目的矛尖反光，使殿上项时陷入重重矛影裹，这夏信一出手，吸引了全场目光。

满天矛影倏地收去，变成一支长达丈八的长矛，离指着叁丈外的吴国高手万踪。

万踪一沈腰，长戟回指夏信。

一股沈雄的杀气，立时在两名蓄势待发的高手间生起，教人呼吸顿止。

桓度心下大叫不好，夏信果然高明，一出手便占了主动之势，看来他的图谋，是要迫万踪在数招内分出胜负，这样赢来乾净利落，大方漂亮。其害处是这等接触全无花巧，动辄重伤身亡，如果发展到那情况，便可能使双方那难以下台。他目光一扫伍子胥、使臣和白喜等人，发觉他们那现出不安神色，自然是右到场中局势，难以控制。

夏信长矛寂然不动，由下斜上百指万踪。万踪长戟不断震动，抵抗着夏信的强大气势，落了下风，正是动则不能久。

吴国高手万踪开始双脚移动，以夏信为中心，绕着夏信缓缓转起子来，这一着万踪是出於无奈，希望藉此减轻夏信长矛遥指的杀气。

夏信静立如石，轨在原地转身，无论万踪或快或慢，他的长矛无一刻不是斜斜指向万踪咽喉的部位。看来只要万踪露出丝毫空隙，他的长矛会闪电上，此时形势千钧一发，夫概王和巫臣等不安之色更浓了。

一声大笑在桓度口中响起，随着大笑，他大步踏进殿内两人决斗的空间内，殿内各人一齐大惊失色，因为场内比武的两人，气势正凝聚到顶峰，桓度这样踏进他们的警觉范围，一个不好，会招致两人在气机牵引下的自然反击，即使武功远胜他两人，怕也难挡两人的同时合击。

夏信和万踪两人果然同时一震，一矛一戟同指向桓度。

就在两人要进击的刹那，桓度蓦然一声大喝，手上寒芒一闪，抽出腰

间长剑，嗤地一声掣在半空，寒芒再闪，劈在矛戟所生起的强大气势上。

长剑直劈向地下，在离地叁寸处倏地静上不动，长剑生出强大的气势，满殿寒气，这一剑虽然砍在虚空处，却恰好在二人强大的气势网内，劈开一道空隙。

夏信和万踪当然不能真的向桓度进击，藉着这个机会，一齐提起兵器後退。

这纠缠难分的局面，给桓度一剑化解。这一下武功还是其次，最重要的还是那胆气和眼光。

桓度又是一声长笑，寒光一闪便收，长剑插回内，跟着道：「夏老师和万参将都是人功高强，这一仗便作平分秋色如何？」言罢一扫众人，看见夫概王、白喜和伍子胥等脸上震驚的神色还未退去，夫舒雅面色煞白，显然都为自己过人的决断、眼力和剑法，震骇莫名。

夫概王大笑道：「来人！夏老师和万参将令我等大开眼界，每人赐宝剑一把，黄金十两。」眼光转到桓度身上，露出了感激的神色，这一着保存了他的颜面，使他对桓度大生好感。

晋方高手无不现出惊异之容，桓度目一剑的气势和速度，把这些眼高於顶的中原高手全震慑住了。

独有巫臣毫不奇怪，连天下震惊的襄老也上他剑卜弃剑负伤而逃，还有什麼事他做不到的？心下更感激他出面解围。

至此没有人再有比武的兴致，宴会在融洽的气氛下进行。

席间巫臣道：「孙将军兵法天下知名，不知巫某可有请益的机会桓度知机得很，连忙道：「巫专使若然有空，可订个时间，两人最後决定明天下午，巫臣到桓度府上见面。」

这约会在众人前谈妥，当然远胜私下密约见。宴会直至丑时才结束，自喜和桓度同车而走。车内白喜向桓度再叁道谢，手下万踪得保颜面，於他亦有光采。桓度这一着，似乎是押对了。

## 第四章 前朝遗美

回到将军府，已接近丑时末。

亲将来报，吴王使人送来巫臣转赠的舞姬，已在偏厅中等候有两个多时辰了。

桓度心中感到一阵刺激，他一生中还是第一次收到这样香艳的礼物，这些舞姬无论样貌身材，都是万中无一的精选，声色艺俱全，又是中原美女，对南力的人来说，充满了异国情调。晚宴时被夏姬引发的感情，似乎突然间有了宣的对象。

桓度来到偏厅的门外，刚好看到一名女子背对自己而坐，桓度敏锐的目力告诉他，当他来到厅门时，这女子双肩微微一紧，显示她正在提高警惕，留意着自己的接近。

桓度心中发出警报，这晋国的舞姬，其实是深藏不露的高手。因为他的步声轻如狸猫，若非受过训练的好手，一般人尽管被他走到背後叁尺，怕